

乾隆帝为何拒绝菲律宾并入中国

菲律宾第一个国家的第二代东王葬在山东

唐、宋、元三代，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群岛的兴趣似乎并不大，一直到明初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。1405年(明成祖永乐三年)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，在前往渤泥途中经停吕宋，在当地见到许多福建侨商，并应侨商请求，任命福建晋江籍侨商许柴佬为吕宋总督，此后直到1424年，吕宋岛的最高行政长官都是这位侨商。

从理论上讲，这17年是菲律宾和中国关系最直接、最密切的时期，因为此时吕宋最高行政长官是中国人，最高行政机构法理上直属中国明朝中央政府。但实际情况远没这么夸张：郑和许下的不过是“纸上富贵”，既没有给兵，也没有派员，而许“总督”所能依靠的，不过是听命于己的一些商人、同乡和伙计，所能控制的不过是商埠周围一小块地盘，其他广大岛屿上绝大多数土地、人口他们既不能统治、管理，也无法征收赋税，甚至彼此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1424年，明成祖去世，明朝对外政策发生剧变，耗资巨大的“下西洋”因内部激烈争议暂停。

在此前后，吕宋以南，出现了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国家——苏禄苏丹国(在西班牙入侵菲律宾前，该国是当地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)。公元1409年，郑和三次下西洋时路过苏禄，在和乐与苏禄第二代东王巴哈刺会晤，并赠对方丰厚礼物。叭哈刺对中国富庶繁荣十分仰慕，与同信奉伊斯兰教的郑和也一见如故，请求同船到中国“朝觐观光”，但郑和当时领命出访印度、

锡兰(斯里兰卡)，归期未卜，因此婉拒。叭哈刺在郑和走后向西王、峒王转述中国“盛况”，令二王啧啧称羨，三王决定共同设法赴华。1417年，东王巴都葛叭哈刺、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、峒王妻叭都葛巴刺卜及随员、家属等共340多人航海来到中国，当时明成祖正在北京为迁都做准备，苏禄三王抵达南京后又换船沿运河北上，于八月初一抵达北京朝觐，逗留27天，受到明成祖接见、赐封和隆重接待，进贡“金镶表文”和“珍珠、宝石、玳瑁诸物”，明成祖“赐印诰、袭衣、冠带及鞍马、仪仗器物，其从者亦赐冠带有差”，临行时再获接见，三王各获得“金镶玉带一条，黄金100两，白金2000两，罗锦文绮200匹，绢300匹，纱1万锭，钱3000贯，金绣蟒衣、麒麟衣各一袭”。终明朝一世，外国国王亲自来访的寥寥无几，三王一齐来访的仅苏禄一例，因此所受的礼遇也是最郑重的，和南洋号称“最恭顺”的满刺加相同。

由于南北往返，舟车劳顿，加上寒流突袭，习惯热带气候的叭哈刺沿河南下至山东德州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九月十三日与世长辞，遗命留葬中国。明成祖闻讯后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祭奠，以国王礼节将叭哈刺葬于德州，并赐谥号“恭定”。安葬叭哈刺后，西王、峒王一行辞别回国，而东王一家除长子都马含回国嗣位外，其余家属包括王妃葛本宁、叭都葛苏性、次子安都禄、三子温哈刺等10人留德州守墓。



苏禄苏丹国希望成为“中国固有领土”被乾隆拒绝

东、西、峒三王则得到明朝“册封”，属于东亚典型的“藩属关系”，但这种所谓“藩属国”并非真正的统治，而是一种特殊利益交换关系，即中国皇帝从“天无二日民无二主”传统理念，认为自己是天下万国宗主，其他国家都归自己“领导”，而弱小邻国一来畏惧中国实力，二来希望通过“朝贡”换得成倍的“赏赐”，获取利益，也乐得“嘴上服软”。不过，此后在明朝官书上，苏禄三王此后的“朝贡”纪录寥寥无几。苏禄东王留下守墓“三年”的10名家属，仅叭都葛苏性一人在6年后回国，其

余都留在德州，终明朝一世，他们的国籍都是苏禄，是明朝的“客人”。17世纪，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，此时江河日下的苏禄苏丹国，国王正是东王后裔，他们希望依靠中国，抵御西班牙人的步步蚕食。1726年(清雍正四年)，苏禄苏丹遣使“朝贡”，重建了和中国的“藩属”关系；1731年，苏禄苏丹亲自“来朝”并拜谒了苏禄东王墓；1733年，苏丹应在德州守墓的东王后裔请求，上书雍正，希望给予这些人中国国籍，获得批准；1753年(乾隆十八年)，苏禄“老苏丹”上《请奉纳版图

表文》，请求将本国土地、丁户编入中国版图，这是因为苏禄被西班牙百般欺凌，强弱不敌，希望依托中国，寻求庇护。

但此时乾隆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，对海岸线以外并无兴趣，甚至认为华侨都是“汉奸”，死不足惜，殖民者杀死华侨对中国有利。在这种思维定式下，他显然不会对纯属“外人”的苏禄请求有丝毫积极回应。苏禄希望成为“中国固有领土”的请求最终被婉言谢绝，但双方的“藩属”关系依旧维持。1851年(清咸丰元年)，西班牙人占领苏禄古都和乐，苏禄和中国间的航路就此被切断，这一年也是中国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年份，此后中国自顾不暇，所谓“藩属”关系，也只剩下民国时清朝遗老所编《清史稿》中云山雾罩的几笔了。

1897年11月2日，吕宋成立了菲律宾第一共和国。1902年7月4日，美国吞并了菲律宾，次年宣布“摩洛兰”为“非法土地”，向原苏禄苏丹国领土大量移民。1946年7月4日，菲律宾第三共和国成立并维持至今，和“摩洛兰”的关系始终不睦，屡屡爆发战争和暴力冲突。1989年11月6日，“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”成立，包括巴西兰、马京达瑙、南拉瑙、苏禄和塔威塔威5省。2012年4月26日，菲政府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协议，宣布同意该组织在菲律宾南部组建“政治实体”，但具体细节尚未议定。目前，南方这块苏禄故地局势仍十分微妙，至于“苏禄苏丹国”，理论上一直存在，如今已传至17世，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，但并无实权，如今的苏丹王室，仍然是当年苏禄东王的后裔。

从前文可知，菲律宾北方的吕宋，和南方的苏禄，历史上的确都曾和中国存在一些“固有”，但大抵为象征性隶属关系，中国并未真正实际控制过菲律宾，最接近于“隶属”的，自然是乾隆年间的那一次苏禄苏丹“请奉纳版图”，但请求者系被殖民者所逼而迫不得已，被请求者又正式拒绝，这件事并未成为事实——哪怕是理论和形式上的事实。如今“苏禄国恭定王”的陵墓仍矗立在山东德州市北的长庄乡北营村，东王后裔如今繁衍为安、温两姓(分别为二子安都禄、三子温哈刺之后)，已传承至第21代，被划为回族(因苏禄人笃信伊斯兰教)，大部分聚居在北营村，世代守墓，一部分则散居江苏、河北、天津等地，已很难看出他们与普通中国东部回族的区别了。

据新浪历史

七 订亲(8)

待媒人有许多讲究。其中，宴席进行的过程中，男孩儿的父亲和男孩儿要先后到客厅去给媒人敬酒，以表感谢。在客人们喝得正热闹的时候，司仪领着陆传经走了进来。司仪向客人宣布说：“众位大媒，东家为表示对诸位的感谢，给大家敬酒来了。”客厅里的热闹暂时打住，客人们都礼貌地站了起来。

为让媒人喝得足兴，陆传经特地带了一个大酒杯。媒人们一见，客气地说：“东家的心意都领了。一来就算敬了，东家请回!”司仪立即说：“东家实意，大家都坐下，放心，喜酒不醉人。”

媒人都坐下来，风趣地推魏老罐作代表。魏老罐就推女方媒人当代表。气氛一片欢快。

陆传经知道他们对敬酒的辞谢都是礼节性的，如果自己不诚心要敬，就是对客人不恭，便执意一个一个地敬。媒人们千方百计找理由推辞，陆传经就想方设法让客人接受，一时客厅里热闹非常。最终，双方都费尽了口舌，陆传经还是给每个媒人敬了三大杯，然后礼貌地向大家拱手相谢说：“诸位大媒，我这里相谢了!喜酒不醉人，诸位放量喝。”然后，在客人们欢乐的对答声中退了出去。

这一轮敬酒媒人们虽然都喝得面红耳热，但大家都对陆传经的诚心诚意十分满意。陆传经走后，刚才暂时打住的热闹气氛

长篇连载

商丘风情



又恢复原状。

菜肴接连不断地上来，吃空了的菜盘儿也接连不断地被撤下。在媒人们开始打饱嗝的时候，最关键的一道菜上来了。

这是一条五斤重的大鱼，一个很长的专门盛大鱼的盘子勉强盛下。厨师在做这道菜时使尽了精工殊艺。鱼盘放在桌子上的时候，大家的眼球都被吸引了过去，只见制作好的大鱼呈橙黄色，像活的一样趴在鱼盘上，完整的鱼鳍向两侧伸出；前头突出鱼盘的鱼嘴半张，呈欢笑状；后头突出鱼盘的鱼尾略略上翘，好像要跃起的样子；通体透光，活像一件偌大的精工橙色美玉雕塑。一股鲜香朝大家扑鼻而来，媒人们都在不知不觉中涌出了口水。大家不禁惊叹厨师的技艺高超。

按风俗，鱼头要朝向最尊贵的客人。端盘子的懂得这规矩，往桌上放时就把鱼头对向了女方的媒人。魏老罐朝女方的媒人风趣地说：“看着鱼做得这样好，我口水都流出

来了!别光说话，快喝了鱼头酒‘剪彩’!大家都等着嘞。”

女方的三个媒人就一齐动手挪动盘子，把鱼头挪向了魏老罐，笑着说：“您老人家是主媒，该你‘剪彩’才对。”魏老罐立即起身伸手阻止：“吁……我可担不起!三位是贵客，理应您剪。”又把鱼头挪向了女方媒人。

正在这时，升儿在司仪的带领下走进客厅，为媒人斟酒来了。司仪朝客人介绍说：“众位大媒，新人来给大家敬酒。”接着把一块红毡铺在了地上。

媒人们又立即礼貌地起身。

升儿按照司仪的嘱咐，先向媒人躬身作了个长揖，然后跪地叩头，谢媒人撮合亲事；站起后，双手从托盘上捧起斟得满满的一杯酒，递向女方媒人。

新人敬酒是不能推辞的，但是女方三个媒人都喝七八成了，怕再喝会出洋相。其中一个计上心来，双手接了，分别倒在他们三人的酒杯里，向司仪说：“礼全了，都有了。”

刘秀森

按照风俗，陪客要把媒人陪得醉醺醺的，才算尽到了为东家壮光的责任。陪客马上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尽管‘一里不同俗，十里改规矩’，贵客到来，也要入乡随俗。俺这里的风俗，新人敬酒，同样是每人三杯，谁也不能少。”说着接过酒壶，把三人的酒杯都斟得满满的：“端起，这算第一杯。”司仪也帮着打趣说：“喜酒多喝，喜气多多。多带喜气回家，大吉大利。”女方客人再不好推辞，只好乐于接受，其中一个已现醉意，嘻嘻地笑着说：“话虽是这样说，可‘酒是粮食精，谁喝多了谁发懵’!哎，一场大喜，槽就叫它槽吧!”便招呼两个同伴，“来，多沾些喜气，喝吧!”

在一片欢笑声中，升儿向媒人们每人敬了三大杯，最后一道礼仪才算结束。

宴席一直进行到太阳偏西，媒人都喝得醉醺醺的了，才让司仪到厨房里催饭。馒头上来，大家就都吃不了。但此时还不到起席的时候，因为最后还要上一盆鸡蛋汤，只有鸡蛋汤上过，宴席才能结束。因此俗话说“鸡蛋汤，打散(散席)的汤”。

待鸡蛋汤上来，大家都吃不下也喝不下了，就用调羹舀了一勺儿尝尝滋味，便说起席。司仪马上让陆传经带着准备好的礼物到客厅，给每人一份，大家才欢欢喜喜地散席。这份礼物就是喜糖，是让媒人捎给他们家人的，俗称“捎包儿”。

魏老罐、麻臭帮陆传经一家在欢乐的气氛中刚刚送走客人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!(66)